

九國高等教育



# 九国高等教育

〔美〕巴巴拉·伯恩等编著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译者说明

六十年代后期，美帝侵越惨败，国内政治、经济、教育危机日益深重，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妄图解脱困境，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并培养垄断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人材”，于是加紧进行高等教育的“改革”。为了想从欧洲和日本等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中，寻求可供他们参考借鉴的经验，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高等教育委员会编写了《九国高等教育》这一研究报告，向垄断资本集团出谋献策。

本书作者是前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现任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基尔 (Clark Kerr)，马萨诸塞大学国际计划部主任伯恩 (Barbara B. Burn)，康奈尔大学校长、国际教育发展理事会主要负责人珀金斯 (James A. Perkins) 和威斯康星大学教育政策副教授阿尔特巴赫 (Philip G. Altbach) 等四人。

作者搜集了从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〇年间，法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德、瑞典、日本、印度和苏修九国高等教育基本情况资料，扼要地叙述了九国高等教育的组织、任务，入学人数和趋势，经费，科研，高等教育与政府的关系，高等教育与国家经济计划的关系，以及各国高等教育的优缺点和发展趋向等等，并从资产阶级立场加以评论。

作者提到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有：入学人数激增，教育经费困难，师资、设备不足；学生运动对高等教育制度的挑战；大学“自治”与中央和地方政府控制高等教育的矛

盾；等等。但作者掩盖了产生这些问题的阶级根源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而把垄断资本集团出于军备和经济竞争以及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需要而扩充高等院校、开发“人力资源”，美化为所谓“教育机会均等”、“民主化”；作者甚至把进步的学生运动诋毁为“骚动”、“纷扰”，并支持反动统治阶级采取镇压学生运动的措施。本书作者宣扬“知识是没有政治或地理分界的”，以及提出所谓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八种检验法，这更是从根本上抹煞了高等教育的阶级实质，竭力回避教育为哪一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要害问题。

在国外近年出版的同类专著中，本书调查国家的面较广、较有代表性，有关基本情况资料也较多，可供我们了解和研究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现状的参考。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

一九七三年六月

#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第一章 序论：国家高等教育制度的评价 克拉克·基尔     | 3  |
| 效果的检验法(6) 制度的分等(8)            |    |
| 第二章 八个工业国家高等教育的一般趋势           | 10 |
| 第三章 法国高等教育                    | 15 |
| 制度的组成部分(16) 任务(20) 入学人数趋势(21) |    |
| 高等教育与行政管理(28) 高等院校的内部管理(30)   |    |
| 高等教育经费(32) 学生经济状况(33) 学生(35)  |    |
| 改变和改革(37) 高等教育与经济计划(39) 优缺点   |    |
| 对照(40) 未来(42)                 |    |
| 第四章 英国高等教育                    | 44 |
| 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44) 任务(51) 入学人数趋势   |    |
| (57) 员生比例(63) 高等教育与行政管理(64) 大 |    |
| 学的内部管理(69) 高等教育与经济计划(75) 高等   |    |
| 教育经费(76) 对学生的经济补助(80) 学生的特点   |    |
| 和组织(83) 改变和改革(85) 优缺点对照(87) 未 |    |
| 来(88)                         |    |
| 第五章 加拿大高等教育                   | 90 |
| 组成部分(90) 任务(93) 入学人数趋势(95) 高等 |    |
| 教育与行政管理(98) 高等院校的内部管理(102)    |    |
| 大学之间的协调(105) 高等教育经费(106) 高等教  |    |

|            |                                 |
|------------|---------------------------------|
|            | 育与经济计划(112) 学生经济状况(112) 学生(114) |
|            | 最近的变革(116) 优缺点对照(116) 未来(117)   |
| <b>第六章</b> | <b>澳大利亚高等教育 .....119</b>        |
|            | 组成部分(119) 任务(126) 第三级教育的入学人数    |
|            | (129) 高等教育与行政管理(134) 大学的内部管理    |
|            | (138) 师范学院内部管理(141) 高级教育的学院的    |
|            | 内部管理(142) 高等教育经费(143) 高等教育与     |
|            | 经济计划(146) 对学生的经济补助(146) 学生(149) |
|            | 优缺点对照(152) 未来(153)              |
| <b>第七章</b> | <b>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高等教育 .....155</b>    |
|            | 组成部分(155) 任务(158) 入学人数趋势(159) 高 |
|            | 等教育与行政管理(167) 高等院校的内部管理(169)    |
|            | 各大学间的协调(171) 州内协调(172) 高等教育经    |
|            | 费(172) 高等教育与经济计划(175) 对学生的经济    |
|            | 补助(178) 学生组织(180) 改革和改变(182) 优缺 |
|            | 点对照(183)                        |
| <b>第八章</b> | <b>瑞典高等教育 .....186</b>          |
|            | 组成部分(186) 任务(187) 入学人数趋势(189) 高 |
|            | 等教育与行政管理(195) 大学的内部管理(199) 高    |
|            | 等教育经费(200) 高等教育与经济计划(202) 学生    |
|            | 经济状况(204) 学生(207) 最近的大学教育改革     |
|            | (208) 优缺点对照(212)                |
| <b>第九章</b> | <b>日本高等教育 .....214</b>          |
|            | 组成部分(214) 任务(220) 入学人数趋势(225) 高 |
|            | 等教育与行政管理(231) 大学的内部管理(235) 高    |
|            | 等教育经费(238) 高等教育规划与经济发展(242)     |
|            | 学生经济状况(244) 学生(247) 优缺点对照(251)  |
|            | 未来(255)                         |

|       |                                 |     |
|-------|---------------------------------|-----|
| 第 十 章 | 苏联高等教育 .....                    | 258 |
|       | 一般组织(258) 任务(261) 入学人数趋势(265)   |     |
|       | 高等教育与行政管理(272) 院校的内部管理(274)     |     |
|       | 高等教育经费(276) 高等教育与经济计划(277) 学    |     |
|       | 生经济状况(279) 学生(281) 优缺点对照(282) 未 |     |
|       | 来(284)                          |     |
| 第十一章  | 印度高等教育 菲利普·G·阿尔特巴赫 .....        | 285 |
|       | 历史因素(286) 高等院校(289) 同政府的关系(291) |     |
|       | 大学和学院的管理(292) 某些生态学因素(296) 增    |     |
|       | 长(298) 最近的改变(299) 员生比例(302) 经费  |     |
|       | (303) 学生运动(306) 印度大学面临的问题(307)  |     |
|       | 改革建议(309)                       |     |
| 第十二章  | 评述 詹姆斯·A·珀金斯 .....              | 311 |

## 前 言

对体制的评价，如果不考察种类和目的都相似的其他体制的经验，就不可能深入下去，这是一条公理。把这运用到全国规模的高等教育上，就意味着要了解其他国家正有些什么发展。

为了了解国外学院和大学当前的情况，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请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国际计划部主任巴巴拉·伯恩博士评述八个工业国家的高等教育。对诸如结构和组织、入学人数趋势、经费问题、院校管理、院校与政府的关系、学生以及未来计划等问题，给予特别注意。她的研究成果构成本书的主要部分。为了与一个经济上不发展的国家——这个国家也有着世界上第三个最大的高等教育制度——的经验对比，邀请了威斯康星大学担任教育政策研究的副教授菲利普·阿尔特巴赫写了印度的高等教育一章。之后，又加了序论一章，对如何评述全国高等教育制度提出了某些建议。最后，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国际教育发展理事会管理局主席和执行干事詹姆斯·A·珀金斯就国外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于美国学院和大学的意义，作了评述。

当本稿接近完成时，邀请了国际上公认是某些国家高等教育专家的人士，参加讨论提意见。这些人士是：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院长埃里克·阿什比爵士(英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协会教育研究所教授赫尔穆特·贝克尔(西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校长克劳德·比斯尔(加拿大)；印第安那大学应用人力研究

和国际教育发展调查中心主任尼古拉斯·德威特(俄罗斯);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教授埃利克·隆德贝格(瑞典);《朝日新闻》主笔道雄长井(日本);巴黎国际教育规划协会主任雷蒙德·普瓦尼昂(法国);印度和锡兰(斯里兰卡——译者)大学校际委员会秘书阿米瑞克·辛格(印度);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教授威廉·澳尔克(澳大利亚)。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对他们的批评指教表示感谢。他们的帮助使本书有可能做到材料既新,内容又准确;要是没有他们的臂助,这是不可能的。

所有这些努力的结果,就是作出了九个重要国家高等教育的叙述和讨论——这将证明是未来若干年中都会有用的一份报告书。

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

克拉克·基尔

1970年10月

# 第一章 序论：国家高等教育制度的评价

克拉克·基尔

知识是没有政治或地理分界的。培育和传播知识的现代院校共享着一份遗产，这份遗产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学府，更直接地，则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意大利、法国和英格兰的大学。在每个国家中，大学和学院都要适应本国的情况、风俗习惯、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可是，纵然结果终于产生种种变动，共同经历的痕迹仍然到处可见。

研究不同国家所造成的种种变异，是为了借鉴一切学院和大学（包括美国的大学）据以建立起来的各种原则的灵活性。它也使我们能观察高等教育中一些共同问题的变通解决办法。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世界上的大学和学院不仅共有一份遗产，而且也正在朝着相同的总方向迈进。

在下一章中，巴巴拉·伯恩勾划出最重要的一些趋向：入学人数（enrollment，指包括所有年级的学生，不仅指新生。——译者）的急剧增长和谋求为全国青年提供普遍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的运动；高等教育费用的不断增高；不断增加给学院和大学的公共——特别是国家——的财政支持；通过研究工作和继续教育更大地卷入进社会中去；高等教育种类的多样化到了使大学不再是唯一的或者甚至是中等以上教育的中心院校的程度；增加了集中规划的兴趣。她也观察到在美国已引起了非常令人注意

的学生运动和学生骚扰，几乎到处都有，如学生要求更多地参与校内事务，掀起一个与周围的社会文化十分不同的青年人所向往的文化运动，以及向现代社会挑战的某种政治和哲学运动，等等。

学生骚动也有其他因素。其中之一是学生对教育目的的观点改变了。很多学生不再认为教育是一种谋生的投资。实在地，他们期望教育是一种丰富的生活经验，并且他们强调当前生活的迫切需要而不是将来的需要。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也似乎流行着一种反抗科学和科研的活动。现在学生所欢迎的是与人类行为更有关系的科目，并把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放在首位。

一般地说，低级教学人员中也有一种不安定的状况。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西德、法国和日本。在这些国家，仍沿用给予那些主持学科讲座的教授们以很大权力的古老制度。低级教学人员要求在自己的院校有更多的影响，并正在向他们要夺取的讲座制度挑战。他们也倾向于同学生一起参加对社会的批判，并倾向于相信大学校园应成为政治活动的一个基地。其中有些倾向形成了困难的紧张局势。在学校内，有主张大改革与不主张大改革这两种人之间的紧张状态。那些在近几十年来搞所喜爱的学科领域的人，与那些搞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并为他们自己的领域寻求更多支持的人之间，关系也有紧张。最后，大学和一般公众之间也存在日益增长的紧张局势。这可以从公众对学生和知识分子、对正在高等院校中发生的改变、以及对从大学中开始的对社会的攻击所抱的敌意看得出来。在俄国，这些攻击是相当温和的，很少有明显的愤恨。在日本、法国和美国，这些攻击已常常成为暴动，而且与公众的冲突是激烈的。

当然，这些趋向需要加以调节和得出应有的反应。撇开巴巴拉·伯恩在后面指出的不谈，这些调节和反应在五个一般方向中是特别明显的：

1. 在权力分配上，有一种减少讲座权力的趋势，特别在法国、西德、日本，甚至英国也是如此。除日本外，学生在他们院校的高级决策会议和行政管理委员会中正在取得更多的代表权。由于他们越来越多地被请求调解内部纠纷，就学生骚动向公众作解答，以及带头作计划和革新，全世界大学和学院的首席行政人员正在被给与更多的权力。这个运动在德国和日本等国家是最显著的，因为这些国家的大学行政官员在历史上向来是软弱的。

2. 在那些传统上员生比例不适当的国家，如在法国和西德，改进是显著的。一般差距现在是在 1:8 和 1:16 之间，有向 1:12 发展的趋势。

3. 课程计划方面，更多地强调给本科生一种较广泛的高等普通教育，强调发展新的学科如社会学和现代生物学，强调发展边缘学科与系科。

4. 对于收入低的大学生，有了更多的经济补助，并正把贷金计划根据适当的条件扩大到全体学生。

5. 最后，历来以根据国家人力需要为特征的高等教育规划已愈来愈不受重视，并有更多的学生，即使在俄罗斯也是如此，在选择自己要进的院校和要读的系科方面，有了更多的灵活性。

由此可见，全世界高等教育正在发生许多事情。其中有些推动了学院和大学的事业，而有些则使大学和学院的前进遭到困难。关于要寻求的目标，高等教育制度未来发展的方向，经常都不是很清楚的。

然而，研究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观察各种趋向和区别。最有益的，是把这种研究作为学习的一种手段，看其他国家怎样发展教育制度，使这制度适合它们人民的需要，想出解决问题——我们美国人在我们自己国家中即使现在还没

有但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面临到的问题——的办法。把这种知识运用到规划美国高等教育上去，首先，需要对所描述的各国高等教育制度进行合理的评价。不仅要知道他们做了什么，而且要知道他们是怎样很好地获得成功的，这是很必要的。

### 效果的检验法

要作出可靠的评价来，我们首先就必须对什么东西构成一个“好”的制度，有某种想法。这里，我们遇到了几个困难。高等教育包括许多组成部分，并且可以有许多体制形式。结果，没有一种单一的检验法总是能顺顺当当地被应用。

有六种可能的普遍检验法，它们是必须或应当被摒弃的：

1. 高等教育对国民总产值的净贡献。如果有可能衡量高等教育对国民总产值的贡献，然后扣除全部成本以获得净价值总和的话，那可能是一种重要的检验法。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做过，而且由于没有可用的统计技术，做起来是有困难的。

2. 高等教育对保存和发扬“文化遗产”的贡献。法国把这点列为他们教育制度的一个主导目标，甚至是唯一的主导目标。然而他们是有很多的遗产的。不能把这种检验法轻易地运用于试图现代化的部落社会，运用于采取“宗教裁判所”来保持其文化遗产的具有高度宗教信仰的社会，运用于一度是殖民地的国家如印度，因在那里舶来品的高等教育制度忽视民族意识的发展，或者用之于那种禁止思想争论的具有僵化意识形态的国家。简言之，检验法的有效性依赖于文化遗产。

3. 道德品质的发展。这种检验法也依赖于所要衡量的事物的意义，在这里指的是道德品质的意义。

4. 高等教育与整个教育制度的统一。法国人和俄国人以其各级教育有很好的互相连接而自豪。然而，只有在整个的制度是完善的情况下，这种检验法才有效果。一个不良的制度可以变成较好一些的，如果这个制度的各部分联系是松弛的或者甚至有内部矛盾的话。

5. 退学率。一种制度,入学机会公开,并吸引许多成熟慢的学生,他们受高等教育只是为了想尝试一下,那末,退学率必然很高。另一方面,一种天才分子制度,只招收最有能力的学生进高等院校,退学率就可能很低。然而,这种退学率的决定性因素不在院校的质量,而在为进中等以上院校作的准备和中等以上院校招生的质量和政策。

6. 高等教育与周围社会的一致性。任何教育制度都必须适当地与它的社会相一致。否则,不是教育制度要改变,就是要改革社会。在某些社会,可以有许多相反倾向的余地;而在其他社会,如俄国,几乎是完全没有,但活动余地也决不是绝对的。这是一条规律而不是一种检验法。当然,为了一致性,就说“坏”的社会必有一个“坏”的教育制度,那是不行的;但是也不见得在一个“坏”的社会中能有一个“好”的教育制度。

排除了这六种检验法,不会使我们就没有其他可用的线索。事实上,有八种检验法,一般运用于评价各种不同的高等教育制度的质量。这些检验法如下:

1. 国际竞争中的学术质量。这点可以从世界范围内学术界对一国全体教师已发表的科研著作所作的评价,从公认这个国家第一流院校的高级学位,来加以判断。

2. 从全体人口中不管阶级和种族区分来发掘有才能者的能力。这个标准受到一国整个教育制度而不单单是高等教育的影响。例如,在拉丁美洲,在中学阶段就否定了入学机会。而在印度,高等教育现在是出身于各种不同环境的青年人都能受到的程度。事实上,学院教育对来自以前不可接触者种性和某些部落的学生现在是完全不加限制了。

3. 提供技术上有训练的人,以满足工业、农业、政府和福利事业的需要。

4. 给本科生提供时间适当的高等普通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机会。

5. 给社会的各部分服务的质量和平衡(咨询、政策、建议,等等)。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服务在许多方面着重于现代化这一课题上;在已发达国家

家,则着重在改进方面。

6. 对社会建设性批评的质量和平衡。

7. 高等教育管理的效能。理想地,高等教育应能在没有外来干预之下或者运用内在势力来解决它的问题。

8. 一般说来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支持、特别是校友支持到什么程度。公众的支持在民主制度下比在一党制或独裁制下更有意义。

### 制度的分等

本书所评述的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对所提出的八条检验法全都得高分。举例来说,在提供服务方面,没有一个国家能达到美国高等教育已做到的那种程度。但就每一项检验法来说,提出所调查的制度中那一种等级最高,是可能的。

以学术质量而论,英国的等级是高的,但在社会科学的某些方面是不够的。俄国的等级也不错,但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都有很大的弱点。就国家大小来说,瑞典确实在许多领域都很出色。

在发掘有才能者方面,加拿大和俄国列于高的等级,澳大利亚正在迅速增长。

在培养具有高水平技能的人员方面,许多国家做得很好。然而,法国可能太集中于教师和公务人员的培养,英国在培养商业管理人员方面又做得很不够。俄国和日本由于它们的高等教育制度所提供的有训练的人力的帮助,最近时期在经济上已得到巨大的发展。对比起来,印度培养的律师、教师和其他几种专业人员太多,超过了印度社会现阶段经济发展所能吸收的程度。

在设置普通教育方面,综合各级教育而观,英国的制度可以说是最好的。

在服务的质量和平衡方面,瑞典和加拿大应列于一等,英国

和澳大利亚也不错。

在批评的质量方面，瑞典有一个特出的长期经历。瑞典的大学教授对其社会的改进，特别是在经济政策方面，曾有过建设性的影响。英国在这方面也名列前茅。在俄国，在这方面的贡献，必然是很微小的。

就管理来说，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典，都以极大的机动性、善意、实用主义来处理它们的问题。俄国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问题，而且即使问题存在，也没有什么办法能使之成为显而易见的。在所评论的这些社会中，俄国是突出的“法律和秩序”的社会。日本、法国、西德都存在最大的问题。

在公众支持方面，正确地说来，今天凡是在管理方面有好经历的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似乎是困难最少。在日本，从历史上看，公众支持曾经是很强的，但现在正在下降。法国和西德正面临着困难，这是明显的。俄国的情况如何，不可能了解。在现代条件下，取得公众支持的一个关键显然是内部的和谐。

未来的事件无疑会改变我们对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的评价。虽然取得满分的国家，迄今连一个也没有，而且或许永远也不会有，但是各国都在努力争取进步和改进，这点是很清楚的。下列各章要指出种种方向，指出成功的程度。

一种高等教育制度一旦为大部分人口服务并且花费相当数量的金钱，它在本国就不可能避免会有许多具有各种不同观点的人民来加以评价。国家计划人员(national planners)也愈来愈多地要作国际的比较，以寻找出解决共同问题的不同办法。关键问题将不再是：有哪几种制度？而是：每种制度的效果怎样？本章的意图就是要提出决定某些答案的途径。

## 第二章 八个工业国家高等教育的一般趋势

从1967年8月本书开始写作，到1970年夏季交付排印这段期间，它要知道的东西——以及复杂性——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法国实际上已改变了它的教育制度。日本和西德，由于学生暴动使人们注意到传统的大学制度全然不适当的这两个国家，已朝着大学根本改革的方向前进。英国，以及部分受英国高等教育影响的两个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加强了非大学机构的高等教育，因而减除了对大学的压力，但也威胁着它的传统作用。在最近几年内，瑞典已对它的大学制度的几个重要方面——结构、人员编制、考试与学位、学生参与管理等着手改革。苏联对它早些时候与全日制比相对强调部分时间制的学习，已作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并且正在经受不断增加的压力，要求放宽高等院校所提供的极度专门化训练。这种改变将动摇苏维埃社会的政治基础，因造就出来的毕业生更易于对它持怀疑态度。

从1950年起，这八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已带有相似的趋势。中学适龄儿童的人数，他们在中学就准备上大学学习的比例，都已增加，同时，追求高等教育的青年的人数也增长了好几倍。法国、澳大利亚、西德的大学以及瑞典大学的“自由”学院，按传统是自动地接纳所有合格的中学毕业生。这些院校已感受到严重地过于拥挤，而且，在1969年，只有法国的大学没有用招生定额制或其它措施来限制入学人数。在那些在读完学术性中学成绩